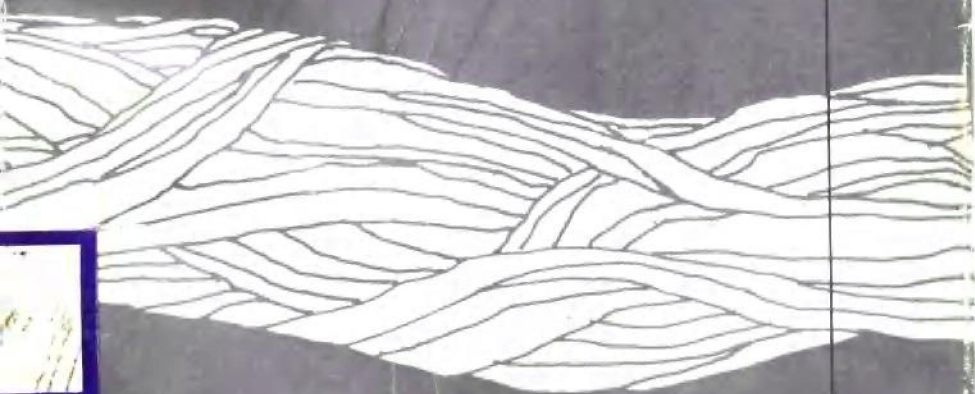


浪迹天涯

● 柳南秋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
3334
3

BK90129

浪迹天涯

● 柳南秋 著



B 555987

浪迹天涯

柳南秋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5.25 插页: 2 字数: 310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4,000

定价: 3.30元

ISBN 7—5396—0042—X/I·43

楔 子

他，回来了。

迎着风，迎着雨，隔着海，隔着洋，踏着云，踏着雾，
他终于回来了。

色调柔和的浅茶色全棉衬衫，双线编织的浅褐色便裤，
一双黑白相间的网眼皮鞋。

一身朦胧。

他，过去天真烂漫，单纯极了，现在却沉闷阴郁，苍老
不堪。

什么能如此改变了他？

他不知道。

莫非自己异于常人？可自知确实与常人并无两样。

在船上已经工作整整十八个月。租船合同，环球航线。
公司要求信守合约，克服困难，咬牙坚持，一直到船回国内。
无非要省几个飞机票钱。与国人、家人分离，连续僵持地工作，
整整十八个月。难以支撑的压抑，透入神经的孤独。怎么过来的，
他也糊里糊涂。

整整一年半光景。

他不会思想，他不会写作，可他却不停地想，不停地
写。他想忘掉一切，却又发疯地忆起，……

经历过兴奋，挫折，失望，欢欣，悲怆，各样的心情，

经历过十数个国家，数十个港口，……

他估摸着，如果没有第一次上船那风风雨雨的三百天，
这次回国，准成个疯癫。

没错，疯癫。

第一章

乍暖还寒的春节前夕，人群如潮的广州火车站。

冷风虽然到处穿梭，喧嚣也已近沸腾。

“买票——！买票！”

“谁？”隐约的尖利的女音。

“谁？我是王乃平！”

一个一身挺括的青年举着红头介绍信，涨红着脸，扯着嗓子，向售票口深凹处嚷叫。

不耐烦。

已经十二万分的不耐烦，也只好压抑着火气。

刚进车站，就已经十分不耐烦了。

“13号窗口！13号窗口卖北京的票！”

灰灰的天，灰灰的云，灰灰的暮色中，心情灰灰的王乃平听到两句铿锵有力又十分蹩脚的广州语音普通话，困惑地从询问台退出来。他并不迷信，但不知为什么却象西方人一样忌讳这个号码。

怎么偏偏13号？谁安排13号窗口卖去首都方向的票？？哪个混蛋的主意？！

完全可以在13号窗口卖上海的，福州的，昆明的票嘛！中国地大界宽，那么多去处。

心里不耐烦地嘟囔着，他挤出拥在询问台的灰色人群，边寻找倒霉的窗口，边用挑剔的眼光审视这座五十年代建造的售票大厅。

建国已经三十六年，这里似乎依然故我。

大门口台阶上，两个身穿磨得肩、肘绽线的绒衣的女人双手抱肩，缩脖促膝蹲着。

旁边，咳满痰迹的地面上，一个约摸三、四岁的孩子撅着穿开裆裤的屁股，小手指头用力抠台阶面上长年磨蹭、水泥剥露出的桔红色砖头。

墙角杳见，零落的纸屑、果皮、烟头、烂腻的香蕉皮，一团团的甘蔗渣。

数十年的时间，在大厅的污浊空气中仿佛是停顿的，仿佛是窒息的。

他呆愣在门口，好象走错了地方。

当司机快手按开自动掣，车门弹开时，衣食暖饱的王乃平感觉到轿车内暖融融气流突告消失，才腾然意识到，自己离开尘世凡间已经很远了。

一阵接一阵的冷气寒风，一股接一股的发霉气味儿。

此刻，他厌恶地斜睨着大厅门扉把手。当年确曾镀得雪亮，现在竟抓摸得失去光泽，一片锈色。至少五毫米厚的门玻璃撞碎后，马马虎虎糊上了报纸。大厅里水磨石地板大概经常挪动重物，一个凹一个凸的。四周墙壁原本一圈奶黄，现在油腻腌渍，一片灰黑。车站头头准是一帮饱食终日的家伙！

几个穿皮大氅的伙计，斜靠着墙角，不加梳理的头毛朝天直竖，半闭着眼，张开大嘴打着瞌睡，一股细细的唾液游

丝般垂下来，在油亮的前襟前随风摇曳。温暖的南方，竟有人拖着又笨又沉的皮大氅，奇人怪事！

不习惯！不耐烦！一切格外触目。王乃平心凉了一半。本来一举手、一投足都顺遂无忧的人，突然坠落到挣扎中的人类之间。他清楚自己，自卑时，自己一团臭狗屎；得意时，满目皆是臭狗屎！久已不与此流为伍，几乎不屑于打量这些偶然共处的俗物。这一向，自己甚觉得意。……

正思量间，穿绫线绒衣的女人突然闪电般冲到蹭砖头小孩身旁，一把将他举起，随着，一股淡色液体继续从股间喷射出来。

王乃平虽然痉挛般跳闪开，仍然有些尿渍追溅到锃亮的鞋面上。

旁边另一女人捂着一嘴哨牙，格格地笑了。她十分赞赏地搓着指纹中细细的黑泥，欣喜地望着不断喷出的几乎透明的液体，仿佛那是刚上市的沁人脾胃的熟啤酒。

百般无奈，王乃平也只有随着大流排在队尾，一寸一分往前拱蹭。

缓慢进程。新的长征。

前面的人，个个神情焦虑、紧张，大都一身磨得发光的灰蓝流行色的卡制服，斜挎漆黑人造革蓝包，双手狠劲捂着，按着，使足吃奶劲头朝前拱。有些人低沉地哼着，有些人尖刺地嚎叫，有些人则愤怒地吼着。

“嘿！排队！”

“喂！自觉点儿！”

“唉！唉！”

王乃平近前是一位估摸不出年纪的孕妇，瘦得可怜，肚

子却鼓得怕人，不住口地呻吟，口口声声大哥大佬，满脸愁容地往后欠身央求帮忙，塞满黑污的手指甲拨拉着王乃平的细皮嫩肉，诉说方才拥向售票口的人把她挤趴下的苦楚。

王乃平嗅觉一向灵敏。他隐约闻到一股令人恶心、想吐的异味儿。哟，是从这颤颤抖抖、气喘吁吁的娘儿们身上散发出来！

赶到一块儿啦！倒霉的天气，倒霉的差事，倒霉的窗口，还搭上个倒霉的娘儿们！

刚才票房主任的小尖脸又涌浮眼前。

齜咧着嘴，皮笑肉不笑。口口声声没法子，没法子！

小脑瓜上顶着椭圆的毡帽，样子活象小奸细。虚于应付，还装着百般无奈。占着茅坑不拉屎！别看干巴瘦，大米饭少吃不了！

“真的，没法子！……如果有丁点儿希望，我一定……”

“再想想办法！这是办公厅的信！看清楚！”

“如果局长在，……他去省里开会了。……哪怕站长点头，……唉，他也不在。……只要有个头儿负责，安排个专列都行！”

“如果，如果……” 如果都在，还找你这个小主任干嘛？你只有毕恭毕敬挺在站台，火车开动时躬身哈腰的份儿！

“我知道，这是首长，大首长！可，没法子啊！……”

磨破了嘴皮，小脑袋摇得象拨浪鼓。

威严地逼视他，并不发生作用。

他没张惶，也不发抖。他心里有数，对上面的人，既不能得罪，也犯不上巴结。

王乃平恨恨瞪着他，对这般不识时务的货真没招数！记住他，回头碰上铁道部长，奏他一本！……可，这家伙职低位卑，山高皇帝远，隔着好几层，为他费一番口舌，干嘛？

历来口出令行，现在也只好安身立命。

王乃平刚刚发现，他实际的影响力并不总象他希望拥有的那么大。

“两张郑州硬卧！”前面隐隐传来嚷叫。

“没票！”女人尖利的声音。

“硬座呢？”几乎声嘶力竭，仿佛溺水者拼命再抓握一根稻草。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干净利索，而且斩钉截铁。

队伍一点点往前蹭。前面大肚子女人一面絮絮叨叨，一面一步不落紧随不舍。王乃平跟在后面，心里十分别扭，怎么落到如此田地，象羔羊般驱来赶去。一阵寒噤。

到售票口能不能拿到票？

想起了，办公厅主任的雄姿，血盆大口在印章上呵着热气，盖在印制精良的介绍信右下角的猛力劲头，“没问题！”包揽一切的口吻，万事灵通的样子，仿佛有劳大驾兜一圈风，不过手到擒来。

王乃平抬头望着渐近的13号窗口，陡然信心倍增。

前面鼓肚子女人终于不知缘由哭哭啼啼离开售票口，王乃平赶忙扶着脖子粗的铸铁栏杆，在系着红布来回穿梭的执勤人员指引下，箭步冲至窗口。来不及细看，赶紧把事先预备妥的厚厚一叠人民币塞进老鼠洞大小的窗口，也学着先前

人们的腔调尖声嚎着：“北京软卧！包厢！”

窗口四周全是坚硬的铁板，里面天地不得而知。没一秒钟，钱从原路蹦回来。讲究效率，一刻千金。

“怎么回事！”

“没票！”

省政府介绍信裹着厚厚一叠钱又杀进老鼠洞大小的窗口。

两秒钟，又原样原路蹦出来。

“怎么？”

——还是 梆梆两个字：“没票！”毫不通融。

王乃 将着头顶上为数不多的几丝乌发，诧异了：权势，体现 哪儿？俯下身，想再探探虚实，可，外有铁板，里有隔板 对售票员模样，动作浑然不晓，只能从干练的两声辨出对方的性别。准是青面獠牙的后妈脸！

后面的人挤上来了，吼着嚎着，吵着闹着，执勤人员隔着栏杆开始往外拨拉王乃平。

“买到买不到，别耽误大伙工夫！”

“我。我是王乃平！”心有不甘，重又杀进重围，向窗口里未知世界声嘶力竭。

“谁？”里面有了回音。好商量的女人不太多，但毕竟比男同胞还多几分同情心。

“我是给中央首长……”

“官大坐专列去！如今农民照坐软卧！这儿，认钱不认人！”里面射出来一串连珠炮，既快且坚，砸断了嘶哑的抗议。

仿佛闻所未闻，王乃平站在原地，只觉得一桶冰水浇

下，浑身凉透，从头顶直至脚心。失魂落魄。来时活人，去时几乎一具僵尸。

容不得那许多，后来者居上。王乃平被推着，揉着，拖着，拽着，拔拉着，挤出了队外。

午间的清蒸大海斑，干葱牛柳条，翡翠鲜鲍片，脆皮龙岗鸡，再配上特式甜品，足滋足味。豪华餐厅枝形灯柔和辉映，半倚半躺，微微醉意。依头顺脑的服务员适时递来的喷热毛巾。睡房里空调均匀的嗡声。橙黄色冰冻原汁桔水。软和的皮底镶边拖鞋。一身紫红兼茶褐的双色睡衣。无忧虑的沙发床上小憩。一声温文尔雅的轻轻叩门。从浮肿眼睑的缝隙中微眯的柔光，多顺心，多舒适！

没料想，在这里，这车站大厅，一切颠倒，这般突兀，这般粗鲁，这般混乱！

他猛然醒悟了。急忙四下张望挂没挂意见簿，虽然过去他也认为形同虚设，不过现在他也要写上两笔，尖锐的，触及灵魂的！要向领导建议，扣13号窗口的奖金，半年，一年！扣出她一副如丧考妣的哭丧脸。王乃平微微笑了，心头感受到一丝补偿。

可主任那小尖脸又晃晃悠悠重现眼前。咧着嘴，皮笑肉不笑。芝麻绿豆官、人肉馒头、母夜叉、张青，纯粹一丘之貉。不识时务的家伙。终生活在底层，享尽尘埃和噪音。

假若此刻谁帮一把，我必能提供他渴求的一切！徐老也是，心血来潮，非心急火燎指定乘这次列车赶回北京不可！

瞅着锃亮的鞋面被前前后后挤来蹭去的人踩上无数棉鞋、胶鞋、运动鞋的肮脏印迹，瞅着今早刚用微型吸尘器清

洁过的粗呢大衣被推搡得不成体统，沾上不知多少泥灰和病菌。唉，都因为首长的怪癖，老龄的通病。……已经当了多少时日的秘书、警卫兼护士了。嗨，现在，多年的媳妇终于快熬成婆了。回到北京，警卫班就派来了，再设个办公室，添上生活和学习俩秘书，再跟来保健医生、护士一大嘟噜人。

真是权高位尊！

可，权高位尊，眼前困境却是一筹莫展。回去骂一通办公厅主任，顶什么用！婉劝徐老再等一两天，不成！怎能如此委委屈屈？党的干部应该随时随地坚持基本原则，为搞好文明建设而奋斗！如果熟视无睹，放任自流，无形中丑化了党的形象！

王乃平重新鼓起劲头，揪住刚才推搡他出来的执勤人员，铁青着脸庞向他挥着介绍信，拉他一起去见领导。

执勤人员瞥见那张晃在空中的白纸上赫然红泥大印，惊恐地推拒着，仿佛钉牢了，寸步不离原地。

官大压死人！他绝不能轻易被拉去见头头。不知是祸是福？看这白净脸上一片狰狞，想必凶多吉少。

人越围越多，不断伸长脖子，探着脑，满目无端的兴奋，一哄一推，一蹦一窜，力图看清弄明中间发生了什么血腥的人命案。

远处挤不进的人拨拉着挡道的臂膀，焦急地询问究竟有什么惨事。大厅外的人干脆拉过自行车，支撑好，站在车架上，扒着窗沿张望。

里三层，外三层。众目睽睽，却无一人动作。

只有买票的长队，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蹭，虽然有时也向人如潮涌处瞥来几眼疑惑的目光，虽然有时嘴里还干不净地

骂着：“操！又怎么啦？”但他们绝不擅离职守。

他走进来了。

色调柔和的浅茶色全棉衬衫，双线编织的浅褐色便裤，一双黑白相间的网眼皮鞋。

一身朦胧。

他立住了。

哄闹，嚣叫，喧吵。

怎么这般多人？

怎么这般拥挤？

在国外，只有满街的车，难得看到热热闹闹的人群。寂寞和孤独总如影相随。他面对着大片大片的人涌呆痴着，心里不免一丝不自在。不是久已渴盼混迹在乐乐天天的人堆之中吗？

四下里冷冷环视了一下，一脸漠然地朝13号窗口坚定地挤去。凡是挡道的都被他有力而稳当地推扶到一旁。当人们回视何人，望到的只是坚毅，模糊的背影。

此人一步一步径直挤到窗口，蹲下身子，希图看清里面的模样。

里面谁人？同性，亦或是异性？

告诉过，别过五点钟，她一定值班，她一定等你。13号窗口。严勇的姐姐。过了时间，就不知换了谁了。

已经差五分钟就五点了，换没换人？留下话没有？别撞上五十上下的老妇女，脸色铁青还蜡黄，见人一副忌妒怨恨目光，经常失眠盗汗而烦躁易怒，总是淋漓不净而暮气沉沉，有时面颊潮红而表情更加冷冷冰冰，更年期的变态。想起来就可怕，自己别一上年纪，也那副讨人嫌样儿。

听严勇讲，他姐姐也够呛。三十出头了，还独身一人，老大难，脾气怪，连严勇都惧怕三分。有什么办法？还是严勇那句老话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也别嫁个无聊小子。他妈就是，当年多么漂亮醒目，碰上个无聊小子，平平常常，但殷勤有礼，谦和乖觉，且无亲无友，背井离乡，就因为这，嫁给了他。就因为他，在黑漆漆的鸽子棚里一蜷就是三十年。周围邻居不是浑身油腻的厨子，就是邋邋遢遢的铁匠。操劳不已，烦躁不已，一天十多小时家务，无偿奉献着青春、理想和已经萎顿的身心。天天如此，永无休止。可怜，可悲，可怕。

再探身细窥。是细细纹路，还是一脸红晕？

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一块铁色隔板。

当发现一无所望。他急匆匆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叠钞票，还夹着一张便条，递进窗口。

没有三秒钟，一张北京方向的火车票和一堆找头从窗口蹦出。绝对的效率。

他辨认了一下，将票和找头一把塞进衣袋里。

虽然天气稍凉，此人这时也已汗水涔涔。

他重新冷漠而耐心地一步一步挤出去。对一切都不加理睬，几乎毫无表情，好象他从未痛心地哭过，也从未开心地笑过。

所有的喧闹都肃静下来，所有的跑动都停止住了。

“你！你，凭什么？……”

色调朦胧的人影挤出人群，快要消失了，王乃平开始愤懑不平。

他知道，他太傻。人人都希望别人急公好义，可人人心里都想，自己别多管闲事！轻则一身麻烦，重则伤身殒命。仗义执言，纯粹一个风险投资，既不能发财，又无助升官，去做了，反而大伙会笑你二愣子。

可他忍不住了。比天比地，凭什么我办不成，还有人更神通？丢了面子，活着还有啥劲儿？吞不下这口气，更不能容忍这事竟发生在眼皮底下。一个箭步，冲上去，忿忿揪住色调朦胧的衣角。

但当窥到回转来的面孔，王乃平呆怔了。

定睛的冷冷目光，坚强的鼻梁，紧闭的缺少血色的嘴唇，一头蓬松杂着灰白的头发。

审视着，忖度着，掂量着，犹豫着，不知是跨一步先声夺人，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半晌，终于失声唤出：“林克——！”

林克毫不动容。

抚摸着下巴，上下打量着对方：圆凸的眼珠，圆润的脸，干干净净的下巴，一身青年精英的时髦打扮。只是数年闪过，他有些谢顶。还那么假模假式，将所有头丝一绺绺梳向一边，遮住光亮的秃顶。要是我，他想，干脆大大方方露出来。

握住王乃平伸过来的汗涔涔手掌，点头致意。世界这般细小。

经过男人之间成熟的观察，敌视目光渐渐隐去，王乃平发出了相见恨晚的笑声。

边收敛着笑意，边又侧过脸，装作掩嘴而笑，顺手捏捏

鼻子，其实早已将食指抠进鼻孔，来来回回掏个痛快。老毛病。

林克眼巴巴看着，腾然一阵恶心。

刚进来时就一眼认出，只是不想再理睬他。

权衡利弊之后，王乃平从屁兜爽快地拽出一打簇新崭白的名片，抽出一张，微微欠身，双手递给林克。刚时兴的名片，刚流行的递送礼节。

名片上烫金字迹清晰可辨：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办公厅

王乃平

电话，地址全有，中英文字皆备。

“本人在徐副主席那儿办公，暂时做他秘书，”听口气象是屈就。王乃平将衣领竖起，挡住从破碎窗口灌进来的寒气，然后指着名片上的电话和地址，“这都是他家里的。”

“徐……，徐副主席的秘书？”

几年前，在伊朗不期而遇，这秃头又杀回来做起大秘书了。林克微仰起脸，斜觑了一眼那虚掩的头顶，苍苍的面和透着红斑的鼻头，心里暗暗咒骂这个心胸狭窄、刻薄卑劣的家伙。

“徐彪，婷婷的爸。”

王乃平知道林克想什么，他不在乎林克想什么，因为他知道，他只要轻轻一点，……

“徐彪？……婷婷？……”

这突如其来的冲击，真如晴天霹雳！

一时间，林克两眼发怔，如呆如痴。